

在无数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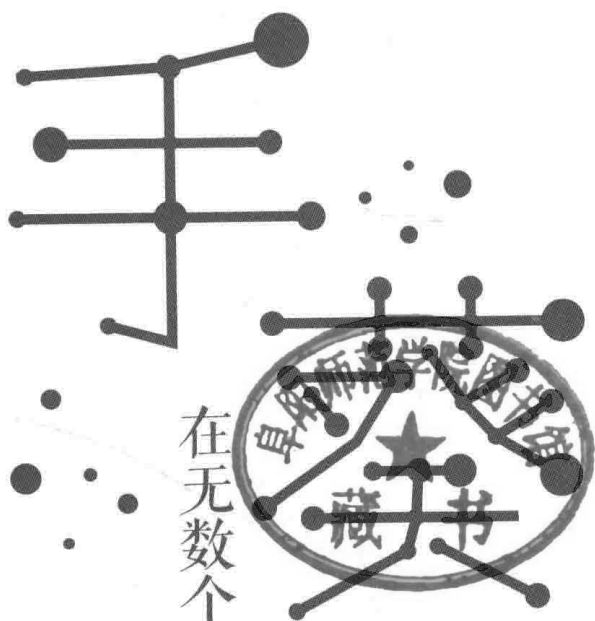
与你相遇

王子兮 著

如果有一天/  
你遇见了一座迷宫/  
自然也会遇到/  
一个赠送你线团的人/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无数个世界

与你相遇

王子兮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葵:在无数个世界与你相遇/王子兮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3561-1

I. ①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7639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陈蔡 汤淼  
封面装帧 李超全



手葵:在无数个世界与你相遇  
王子兮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1  
字数 240 000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561-1/I·1484  
定 价 30.00 元

# 目 录

## 00 / 天芮

001

夏晴独身户外旅行时，不慎失足跌入冰冻湖面的裂缝中溺水身亡，这消息委实难以置信。“尸体”这个词第一次不再抽象，而是沉甸甸挤进我的脑子里来，带着冷飕飕的寒气。

## 01 / 天柱

021

也许夏晴想用她的文字渗透我的过去，在纸张之中给我虚构一个不同的过去，也许是一个可能的过去，但是文字虚无缥缈的重量，却不足以改变我的现在和未来。

## 10 / 滕蛇

103

当我看到《手葵》中夏晴沉入湖水中的描写与现实故事重叠时，瞬间产生了奇异的出离感，仿佛这个真实的世界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夏晴真的死了吗？

## 11 / 六合

225

夏晴在使着魔法，偷偷改变我的人生，让我偏离自己本来应该前进的方向，步入她巧妙布局的混沌迷宫。也许是催眠，也许是幻觉，也许我已经被另一个世界的自己替换，我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夏晴。

CONTENTS

## 00/ 天芮

时间迷宫的岔路如此繁多，想要回去的那个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 000001

傍晚，窗外是深圳灯火昏昏的城市建筑。

我调低了电视声音，蜷缩起腿，枕着胳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抱着 iPad 看《周末画报》里关于日本服装设计师的专题。组合音响中放着小野丽莎的《左岸香颂》。一遍听毕，我起身检查茶几上调成震动的手机，有一个陌生号码的未接电话。

也许只是拨错号码的陌生人，此类电话不回也从未见人穷追不舍。我将手机搁回，去厨房烧热水，然后蹲在电视机旁，从竖起的碟片架中挑选小野丽莎的其他专辑。探索频道在低声介绍物理方面的科普知识，内容大体应该是和量子力学有关。

节目中，一位身材臃肿的美国物理学家，配着译制片中那种特有的中文语调，解释着一个叫做薛定谔猫的假想实验：一只黑猫被关在一个箱子里，等待放射性原子衰变，触发毒气瓶。原子衰变的概率是 50%，所以黑猫的生和死的概率是一半一半。总之，按照量子理论，在没打开箱子前，活猫和死猫的两种状态并存，就是说，黑猫是一只又死又活的猫。听完后我仍然一知半解，但觉得量子理论委实不可思议。

水壶蜂鸣般地响了，我踢踏着拖鞋跑进厨房，倒开水，泡了一杯绿茶。回到客厅，茶几上的手机闪烁震动。这个时候会是谁的短信？

竟然来自那个陌生的号码。夏晴去世了。

我反复摆弄手机，消息委实难以置信。我撑着额头，犹豫了一阵，心想可能就是夏晴自己搞的恶作剧，便将电话拨打回去。对方是我多年前的中学同学，大学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他声音低沉，简单叙述了出事经过。夏晴独身户外旅行时，不慎失足跌入冰冻湖面的裂缝中，溺水身亡。几天

之后，她的尸体才被边防官兵打捞上来。他知道我和夏晴从小认识，得到消息后便通知了我。

挂了电话，有好几分钟，我仍就将信将疑。一望无际的冰封湖面，夏晴跑到那里做什么？虽然我从没去过那种地方，脑中却不自觉地呈现出了一番景色：岸边湿地上一排陷入泥土的脚印，冰封而凄惨的湖面雪地。如今，寒冷的水中浮着一具俯面朝下的尸体。夏晴。

可怕。

“尸体”这个词第一次不再抽象，而是沉甸甸挤进我的脑子里来，带着冷飕飕的寒气。

我喟叹一声，俯身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然后蜷缩在音乐声淡淡的客厅里一边痛饮啤酒，一边怅然地望着静音的电视画面：一只躲在箱子里又死又活的黑猫。

## 000001

多年以前，我在北京一间服装公司做设计助理。一个仲夏沉闷的阴雨午后，夏晴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找我聊聊。我和她从小认识，但是单独说话却不多，所以立刻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不祥预感。

午饭时，我在公司食堂里捧着盒饭叹气，剩下的都是最令我头痛的西红柿鸡蛋饭。眼前番茄汁示威似的溢出，滴在桌面上。我只扒拉了两下就彻底没了胃口。我将盒饭丢进垃圾桶，赶回自己的办公桌前，想尽快将设计师给的铅笔款式图绘入电脑。这时，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嗡嗡地响了。那

天我已经因为没吃午饭而变得情绪低迷，再加上窗外迷蒙的暴雨打在玻璃上啾啾作响，令我更加心情压抑。手机一阵乱响，我正想找个地方出气，便一怒之下接起电话，话筒那边传来夏晴沙哑而独特的声音：“我正巧在你公司楼下，找你问一件事情。”

我憋着怨气下楼，夏晴站在高楼出口的房檐下抽烟，像是忘记脱衣服就坐入澡盆一样浑身湿透，短发湿淋淋地贴在脸颊两侧。套着不透气的雨衣、穿着胶靴的门卫好心地拿来毛巾给她擦头，两人就什么事情正聊得开怀。

夏晴夹烟的手指有些哆嗦，她一见到我，立刻丢掉烟，双手捋了捋额头湿乎乎的头发，露出久旱逢甘露般的开心笑容问道：“萧默，你可不可以教我画画？”

“画画？”我愕然道。

“对。”

“学画画做什么？”

风一大，雨便斜着飘起来，眼前灰蒙蒙一片，我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

“为了写小说。”夏晴目光执著，沙哑的声音中略微露出一丝恳求。不过那天西红柿鸡蛋和瓢泼大雨的绝妙组合已经给我带来了异常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夏晴不合逻辑的回答，令我极度烦闷。我气冲冲地丢了一句：“没空。”按往常，对于女孩的要求，我肯定会含糊其辞地答应，以后等她们真找上门时，再以没空为理由委婉地推脱掉。不过那时，我只想草草将她打发走，然后一路快马加鞭奔回干燥暖和的办公室。

“怪可惜的。”夏晴有些失落地抿着嘴点了点头，不过仍送以一笔勾销的笑容告别，转身步入狂风暴雨之中。没拿伞的夏晴，就像是桅杆被吹断



后随风飘荡的小船，走几步就要被吹翻在地。连一旁的门卫也看不惯我的做法，接连摇头叹气。这时我才缓过神，后悔不迭，觉得对待女生总应该采用更婉转的手段。我有种想追上去的冲动，至少送一把伞，或者好言安慰两句，哄哄骗骗挽回一些局面。可是眼看着夏晴在迷茫的雨中踟蹰穿过街道，想要到对面的地铁站。这时，一辆溅起雨水的出租车就这么冲着她开了过去……

夏晴被车撞翻在地后，抱着一只轻度骨折的胳膊，被雨淋得止不住地咳嗽。我心中愧疚，便冲上马路将司机从车里拉到雨中。那人的长相我至今记忆犹新，甚至比我对夏晴的样貌记得更加清晰。此人不修边幅，满脸黑色的胡须，像极了《西游记》里化成人形和唐僧在高台坐禅斗法的虎力大仙。那糟糕的模样也不知我为什么会记得如此深刻，仿佛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一般在脑海中萦绕不散。后来每当我坐在出租车后排时，脑中蓦地就浮出虎力大仙那张浓眉黑须的大脸，心里嘀咕也许我们将在某个大雨之日重逢，再次和他好好打上一架。总之，那天虎力大仙一脸无赖地坐在车里，一看就绝非善类，我将他从车里揪到稀里哗啦的雨中，和他狠狠干了一架。后来，我知道那一天夏晴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决定退掉大学的英语专业，开始全身心地从事小说的创作。

想来，人生真的很有趣。之前我们相识了十多年，我都没有和她单独交往过，到头来却在西红柿鸡蛋饭和虎力大仙的混合夹击下，和夏晴有了一阵生活上的交集。每周我们见一两次面，有时吃饭聊天，有时教她画画，有时则是听她讲正在创作的小说。

平时，她靠几份兼职养活自己，我知道的有文学网站编辑、酒吧驻唱、杂志枪手，好像她还帮原来学校的朋友翻译过三流的英文科幻小说。每隔一段时间，等她攒足了钱，便会神秘地销声匿迹，几个星期都没有音

信，打电话也不接，然后她忽然又会在某一天的半夜打来电话，说自己一个人很寂寞，希望我能听她唱歌。

“现在你在哪里？”我仍在半梦半醒之间闷闷不乐地抱怨道。但是，想到曾经因为我的缘故让她受过伤，便觉得算了算了，不能与女流之辈计较。

“巴音布鲁克。”或是黔东南，或是林芝，或是加格达奇。总之是兴奋不已的颤抖声音。

“跑那么远去做什么？”

“找 UFO……”

“得得，别解释了，你还是唱歌吧。”我撑起眼皮，将电话贴在耳边，听她沙哑的嗓音曲调，直到疲倦不堪坠入梦乡。

## 000010

周五，我向公司请了事假回西安，经理在签假条时，反复叮嘱我要加紧图稿的速度，我捂着胸口发誓不会耽误自己系列研发后才被放行。因为我一直有不缺勤的美名，几个爱八卦的女同事追问我原因，我只说朋友有事。什么事？没事。那为什么请假？朋友的事。朋友什么事？没事。众女纷纷陷入死循环，遂快快作鸟兽散。

晚上到西安后，我说一家人出去吃火锅，父亲不发表意见，母亲非常执拗地坚持在家做饭，住在附近部队家属院的亲戚都被招呼来陪坐，对我夸前奖后，我只得左右应酬。好在木须肉、青笋炒肉、鱼香肉丝，都是

我的挚爱，特别是鱼香肉丝，在我去年没回家过年后，母亲为了吸引我回家，下狠心苦练手艺，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送走了亲戚，我便借口坐飞机很累，冲了澡，刮完胡子，躲进自己的屋子，关了灯，仰面躺在床上。望着黢黑的天花板，犹如直视着近在咫尺的死亡。人为什么会死呢？短暂的生命后，即是极其漫长和虚无的死亡。安静，没有声响。既然总要归于如此可怕的安静，为什么我们还要昙花一现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 000011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母亲铿锵有力的声音喊起了床。她边准备早饭边给我讲一些出席追悼会的注意事项。早饭是馒头、小米稀饭和豆豉鲮鱼的罐头。早间新闻里播放着北约在利比亚的攻势，时间也离 2012 的世界末日越来越近，大家依旧打得不亦乐乎。

我盯着罐头上的保质期边喝稀饭边想，保质期这种东西到底是如何算出来的呢？难道一天一天观察，直到有人上吐下泻魂归西天为止不成？一旦早起，便觉得世界上的诸多疑难问题陡然间增多了一倍，想想看如果法律规定人人都必须在日上三竿后起床，而且最好是那种高到抬头脖子都酸掉的竹竿，想必这世界也会变得祥和友善许多。

吃完饭，就赶到三兆殡仪馆参加追悼会。虽然很多吊唁厅都还没到点开放，但是仍然有许多穿着白褂、戴着孝带的人在厅前的台阶上沉默地等待。我站在小广场中央四下张望，远远看见高中班主任正伸手从一辆小型

客货车上卸花圈，我也赶紧过去帮忙。他瞧见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排我负责将花圈沿着小吊唁厅的花坛边整齐排放。

几个曾经高中的学弟学妹也都来了，他们和我低声打过招呼，便去轮流安慰夏晴的母亲，一个眼睛红肿的矮个子女人，她被亲戚搀扶着站在台阶上，双臂捧着夏晴留着短发的遗像，那张照片看起来又年轻又陌生。台阶的另一侧，夏晴的父亲弓着身子，穿着一套黑色工服套装，寡言少语地和前来吊唁的来客握手，发放小白花。

没过多久，仪式就开始了。过程极简单，奏哀乐，列队入场，投影仪在背景墙的幕布上轮番播放夏晴的生活照，不善言辞的父亲做了简单的发言，悲伤的母亲从始至终哭得瑟瑟发抖。我站在到场人群的中间，望着静静躺在纸棺中的夏晴。她的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有一截细细的红色线头露在嘴边。我忽然想起，夏晴曾经对我说过，她从来都没有害怕过死亡。因为她觉得人们死后，就如同碎片一般分散到空气和泥土里，组合再生，成为别人和他物，如此循环往复，只要经过足够多次的排列组合，一个人就能一个细胞都不差地再次变回自己。死亡，如同一场等待，只是你不知道等待的自己何时才来赴约。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恐怕是一次极其漫长的等待了。即使等夏晴再次从这个世界里睁开眼睛时，我们也都不知道四散到哪里去了。

遗体被送去火化后，我随大家一起到焚化炉附近烧纸钱和花圈。几个炉口都乱糟糟地排满了人，在弥漫着香蜡火烛的烟雾中，有人摆供台，有人磕头，有人烧纸钱。我站在人群后排抽烟，一位曾经过暗恋夏晴的男生客气地问我借火。他吸烟时，间歇地停下，然后用力地搓揉自己的太阳穴。一根烟抽毕，他挤到烟雾缭绕的焚化炉旁，自告奋勇地帮夏晴的父亲折断花圈，塞进扑扑响的炉火中。蓦地，仿佛是有一个弧线飞行了很久的信号，超过了时间流逝的正常速度，从遥远而又陌生的过去急忙赶来，一

路披荆斩棘，终于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的心窝。那一瞬间，我回想起一件久违的重要记忆：夏晴无数次认真嘱咐我读她写的小说。我敷衍了事的功夫出神入化，一般装作没收到邮件，或者不理不睬。现在，夏晴隔世而去，我反倒觉得如果不认真阅读一番她的小说，则亏欠了她很重的人情。

## 000100

追悼会结束后的那个周末，我带着空荡荡的心情，拖着行李回到了深圳。刚进了楼道，便看见好友严胖子坐在大厅的藤椅里乘凉玩 PSP。在这个季节，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我所在的小区就已经将公共区域的空调打开，在雨夜也没有关闭。

严胖子和我小学兼初中的同学，他和夏晴也很相熟。高中时由于他父母的工作调动，辗转广州读书。我来深圳工作后，和他再次相遇。但是，他的气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时间过后，他所保留的仅仅是那个原本的名字。在我印象里，他曾经是天才一般闪耀的人物。

上初中时，语文老师因为他翘课，罚他写作文，他反而在作文里出了一个上联考老师：几口舟船，千里金钟，河上和尚合赏荷裳。

因为其中有拆字，音韵，加上禅味十足的意境，学校语文老师束手无策。后来传到市教育局，过了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有人能对出工整的下联。就算拆字和音韵都对上了，但是能够匹配舟船、金钟、荷花的禅境的下联，一个也找不到。所以他们完全不相信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的

对联。这事情在各个学校间口口相传，名噪一时。后来有人出主意，将他关在学校办公室内，限定他必须在一天之内对出自己的对联。没想到，中午送盒饭给他时，他便对出下联：一个皿盃，四方土墉，阴室隐士因食吟诗。

几口舟船，千里金钟，河上和尚合赏荷裳。

一个皿盃，四方土墉，阴室隐士因食吟诗。

一个对几口，四方对千里，皿盃对舟船，土墉对金钟，盃拆成“一个皿”，墉拆成“四方土”，不但拆字对上了，连词性和对仗都很工整，再加上皿盃、土墉又和食物隐士放在一起，一箸食，一瓢饮，隐士的意境也讲得很顺理成章！

那一年，他成了轰动全校的明星人物。那时，他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不过从他离开西安，到了广州，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只是听人说，他后来在广州上大学，接手了家里出口废旧金属的生意。前几年还不错，后来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铜的价格剧烈下跌，需求量大幅度降低，企业破产，他基本就失业在家。他的人生一定在某个节点上出了什么差错，急转直下，才会令他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严胖子抚摸着新理平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 Polo 棉衬衣，看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冷。他的脚边塑料袋里装满了啃完骨头的辣鸭脖和两个空啤酒瓶，还有两瓶啤酒尚未开启。

“嘿，等你一晚上。怎么才回来。”严胖子嘴里咬着牙签，抬起左手和我打招呼。

“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这不是要给你个惊喜吗？”

“什么惊喜？”

“我在楼道里等你啊。”

“唉。”我没好气地说道。

“吃夜宵去？”严胖子笑了起来，眼睛骤然就像是没有了般消失掉，嘴角裂出两道因臃肿而产生的皱纹。

“太累了。”

“那就算了。”他仿佛早已料到地继续安坐在椅子上，低头认真地玩PSP。看来他真是来蹭免费空调，连三月份的雨夜空调也要蹭，我觉得只有他的脂肪含量才能享受如此的生活方式。想必他早已侦查遍了附近的小区，发现这里的空调有机可乘。

我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坐进他身边的一张藤椅里，取出一根烟，点燃，继而陷入沉默。

“怎么了？”严胖子仿佛捕捉到了空气中异样的氛围，抬头瞥了我一眼。

“夏晴去世了。”我有些疲倦地说道，心里不觉地涌出一股感伤。

“真的？”严胖子放下PSP。

我夹着烟，点了点头。

“怎么死的。”

“意外，外出溺水。”

严胖子无奈地摇了摇头，收起PSP，俯身吃力地从脚边拿起啤酒瓶给我，不无感慨地说道：“想当年啊，在家属院里，我们四个人，那可是叱咤江湖，远近闻名。”

是啊，那是多少年以前？

我和严胖子叹息地喝着酒，一人一句地回忆着那个年代。小时候和我们一起在家属院的那些玩伴，可都还健在？那个构成我们探险中心的锅

炉房，是否已经拆除？以及，我们自己制作的如同鬼画符一般的“西安图案”，是否还记得如何画出？我和严胖子感慨万千，不胜唏嘘，夏晴的死亡仿佛带走了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个过去——彻底地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在我们沉默以对的空隙里，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是一个没有任何显示的号码的来电。

“喂，哪位？”

“是萧默吧。”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像是来自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威严而自信。

“您是哪位？”

“夏晴的……朋友。”

“您好，有什么事情？”我略感意外。

“告诉我夏晴现在在哪里？”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一股冷冰冰的命令口吻。

我的身体里顿时涌起一股不寒而栗的警觉，思量着缓缓说道：“夏晴……已经去世了。”

电话那头传来不以为然的冷哼声，然后说道：“不要和我们作对，我们会盯着你。”

“喂，什么意思……”电话蓦地挂断。

严胖子好奇地看着我，我略一沉吟，决定暂时不告诉他刚才的电话。

和严胖子告别，回家。我漱完口，仔细刮完胡子，换上睡衣到客厅，将几盏装饰灯关掉后，在微弱的光线中抽了一支烟。回忆着刚才的那通电话，我搓着下巴沉思，夏晴到底惹上了什么样的麻烦？听那个人语气，难道夏晴没有死吗？



## 000100

属于我们四个人的小时候，几乎存在于另一个银河系、另一颗地球、另一片江湖中。那里一天到晚二十个小时似乎都在傍晚，昏暗的灯光中飘着绿色的光芒，闪烁而迷离，像是巨大而模糊的萤火虫四五分裂般的颜色。一年四季好像总是夏天，除了蝉鸣外，空气里传播着吱吱吱吱的响声，也不知道是哪种昆虫孜孜不倦地鸣叫。大人们说话时压低嗓音，交头接耳，生怕暗号和信息被泄露。一个接一个的傍晚，灯火昏黄的街市下，从临街的小摊中弥漫出一股奇特的、诱人的食物的香味。

在我看来，大人们都是默默伪装的侠客，深藏不露，哑哑吃吃地秘密交谈，而后又装模作样地在我面前讲一番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相信的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后勤军区家属院的看门寡妇，实际上却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我每天放学走路回家，过五关斩六将，轻松挑战无数机关陷阱，但到了家属院门口时，总会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混在成群的人中浑水摸鱼。一旦被看门寡妇捉住后，免不了一番教训和考验。

“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西安……”

“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西安……”

“不对，不对，再说一遍。”

“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西宁、兰州、西安、拉萨……广州、香港、澳门。”

我虽然不清楚为什么寡妇总是拷问我新闻联播结束后天气预报城市的顺序。总之，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必须一个城市顺序都不错才能放我进门，难道这里面暗含着什么重要原因？每次从寡妇严厉的面孔中，我隐隐地读到一种狡黠的目光，似乎在暗示着什么。